

八

編

類

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八十

左編

臣類

相臣

唐褚遂良

齊名褚遂良字登善杭州錢塘人也帝將有事泰山至洛陽是幸太微犯郎位遂良諫曰陛下撥亂反正功超

古初方告成岱宗而孽輒見此天意有所未合昔漢武帝行岱禮優柔者數年臣愚願詳慮帝悟詔罷封禪遷諫議大夫兼知起居事帝曰卿記起居大抵人君得觀之否對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也善惡必記

戒人主不爲非法未聞天子自觀史也帝曰朕有不善卿必記邪對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職載筆君舉必書劉洎曰使遂良不記天下之人亦記之矣帝曰朕行有三一監前代成敗以爲元龜二進善人共成政道三斥遠羣小不受讒言朕能守而勿失亦欲史不能書吾惡也是時魏王泰禮秩如嫡羣臣未敢諫帝從容訪左右曰方今何事尤惡岑文本汎言禮義爲急帝以不切未領可遂良曰今四方仰德誰弗率者惟太子諸王宜有定分帝曰有是哉朕年五十日以衰怠雖長子守器而弟支子尚五十餘人心常念焉

自古宗姓無良則傾敗相仍公等爲我簡賢者保備
之夫事人久情媚熟則非意自生其令王府官不得
過四考著爲令于時皇子雖幼皆外任都督刺史遂
良諫曰昔二漢以郡國參治雜用周制今州縣率倣
秦法而皇子孺年並任刺史陛下誠以至親扞四方
雖然刺史民之師帥也故漢宣帝曰與我共治惟良
二千石乎臣謂皇子未冠者可且留京師教以經學
畏仰天威不敢犯禁養成德器審堪臨州然後教遣
昔東漢明章諸帝友愛子弟雖各有國幼者率留京
師訓飭以禮訖其世諸王數十百惟二人以惡敗自

餘冷和染教皆爲善良。此前事已驗。惟陛下省察。帝嘉納。太子承乾廢。魏王泰間侍。帝許立爲嗣。因謂大臣曰。泰昨日投我懷中。云臣今日始得爲陛下子。更生之日也。臣惟有一子。百年後當殺之。傳國晉王。朕甚憐之。遂良曰。陛下失言。安有爲天下主而殺其愛子。授國晉王乎。陛下昔以承乾爲嗣。復寵愛泰。嫡庶不明。紛紛至今。若必立泰。非別置晉王不可。帝泣曰。我不能。卽詔長孫無忌。房玄齡。李勣。與遂良等定策。立晉王爲太子。時飛雉數集宮中。帝問是何祥也。遂良曰。昔秦文公時。有偃子化爲雉。雌鳴陳倉。雄鳴南

陽侯子曰。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文公得其雌。遂雄諸侯。始爲寶雞祠。漢光武得其雄。起南陽。有四海。陛下本封秦。故雄雌並見。以告明德。帝悅。曰。人之立身。不可以無學。遂良所謂多識君子哉。黃門侍郎參綜朝政。莫離支遣使貢金。遂良曰。古者討弑君之罪。不受其賂。魯納郟鼎。太廟春秋譏之。今莫離支所貢。不臣之筐。不容受詔。可以其使屬吏。帝旣平高昌。歲調兵千人往屯。遂良諫。諍不可。帝志取西域。寘其言不用。西突厥寇西州。帝曰。往魏徵褚遂良勸我立麴文泰子弟。不用其計。乃今悔之。帝於寢宮側別置院。居太

大臣能濟
此射何事
不濟

子絕不令往東宮遂良諫以爲周世問安三至必退
漢儲視膳五日乃來且朋友深交者易怨父子滯愛
者多愆宜許太子嘗計旬日半遣還宮近師傅專學
藝以廣懿德帝從其言帝寢疾召遂良長孫無忌曰
漢武帝竒霍光劉備託諸葛亮朕今委卿矣太子仁
孝其盡誠輔之謂太子曰無忌遂良在而無憂因命
遂良草詔高宗卽位封河南郡公坐事出爲同州刺
史再歲召拜尚書右僕射帝將立武昭儀召長孫無
忌李勣于志寧及遂良入或謂無忌當先諫遂良曰
太尉國元舅有不如意使上有棄親之譏又謂勣止

所重當進曰不可。司空國元勳。有不如意。使上有斥
功臣之人。吾奉遺詔。若不盡愚。無以見先帝。既入。帝
曰。罪莫大於絕嗣。皇后無子。今欲立昭儀。謂何。遂寔
曰。皇后本名家。奉事先帝。先帝疾。執陛下手。語臣曰。
好兒好婦。今付卿。且德音在陛下耳。可遠忘之。皇后
無他過。不可廢帝。不悅。翊日復言對曰。陛下必欲改
立后者。請更擇貴姓。昭儀昔事先帝。身接帷第。今立
之。奈天下耳目何。帝羞默。遂良因致笏殿陛。叩頭流
血。曰。還陛下此笏。巧歸田里。帝大怒。命引出武氏。從
帷後呼曰。何不撲殺此獠。無忌曰。遂良受顧命。有罪

多此一舉
有功不居
功有罪不
明功人臣
之義當如
是

不加刑。會李勣議異武氏立，乃左遷遂良。桂州都督
貶愛州刺史。遂良內憂，禍恐死，不能自明。乃上表曰：
往者承乾廢岑文本，劉洎奏東宮不可少曠，宜遣濮
王居之。臣引義固爭，明日仗入先帝留無忌。玄齡勸
及臣定策立陛下，當受遺詔，獨臣與無忌在陛下。方
草土號慟，臣卽奏請卽位。大行柩前，當時陛下手抱
臣頭頸，及無忌請卽還京，發哀大告內外，寧謚臣力
小任重，動貽伊戚。螻螻餘齒，乞陛下哀憐。帝昏懦，牽
於武后，訖不省歲餘。卒年六十三。後二歲許敬宗、李
義府奏長孫無忌逆謀，皆遂良驅煽，乃削官爵。二千

彥甫彥冲流愛州殺之

唐鄭畋

鄭畋字台文榮陽人會討徐州賊龐勛書詔分委畋思不淹晷成文燥然無不切機要當時推之勛平進學士承旨瞻以諫忤懿宗賜罷畋草制書多裏言韋保衡等怨之以爲附下周上貶梧州刺史僖宗立以右散騎常侍召還故事兩省轉對延英獨常侍不與畋建言宜備顧問詔可遂著于令以兵部侍郎進同平章事交廣邕南兵舊取嶺北五道米往餉之船多敗沒畋請以嶺南鹽鐵委廣州節度使韋荅歲煮海

取鹽直四十萬緡。市虔吉米，以贍安南。罷荆洪等漕。役軍食遂饒。後以王師甫爲嶺南供軍副使。師甫請兼總兵，而歲加獻錢二十萬緡。畋曰：「苟且有功而師甫以利啖朝廷，謀奪其兵，不可罷之。」再遷門下侍郎。乾符六年，黃巢勢浸盛，據安南。騰書求天平節度使。帝令羣臣議。咸請假節以紓難。畋欲因授嶺南節度使，使羈縻之。而盧攜方倚高駢使立功，乃曰：「駢才略無雙，淮南天下勁兵。又諸道之師方至，蕞爾賊奈何捨之？令四方解體邪？」畋曰：「巢之亂本於饑，其衆以利合。故能興江淮，根蔓天下。國家久平，士忘戰，所在閉壘。」

不敢出。如以恩釋罪。使及歲豐。其下思歸。衆一離巢。卽几上肉耳。僕射于琮言南海以寶產富天下。如與賊國藏竭矣。天子內亦屬駢。乃然。攜議。畋曰。安危屬吾等。而公以淮南用兵。吾不知所稅駕。會駢奏南蠻方強。請如西戎以公主下嫁。攜又議從之。畋以爲損國威靈。不可。卽抗論。至相。詬謾。攜怒。拂衣去。裾齧於硯。因抵之。乃俱罷。以畋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明年爲鳳翔隴西節度使。募銳兵五百。號疾雷將。境中盜不敢發。發輒得。巢陷東都。遣兵戍京師。以家財勞行。妻自緝。淡給戰士。帝出梁洋。畋上謁斜谷。泣曰。將相

誤國臣請死以懲無狀帝勞遣之且曰公謹扼賊衝
無令得西向。攷曰方艱虞時事有機急不可中覆請
便宜從事臣當以死報國帝曰利社稷無不可攷還
蒐士卒繕器械濬城隍使于梁者道相屬俄而賊使
至諸將皆欲附賊攷開諭不可卽悉出金帛請得脫
身去復不聽而使以僞赦令軍中乃去明日朝使至
攷召監軍袁敬柔以逆順曉諸將乃聽命刺血以盟
攷遣子凝績從帝詔進同平章事賊將又至攷斬于
軍餘黨數百人皆捕誅之遷西面行營都統軍中承
制除拜乃以前靈武節度使唐弘夫爲行軍司馬中

和元年賊將王璠率衆三萬來攻。叟使弘夫設伏以
待璠。內輕叟懦柔。縱步騎鼓而前。叟以銳卒數千當
賊。疏陳而多旗幟。乘高伐鼓。賊不測衆寡。陣未整。伏
發。衆皆囂。日暮軍四合。鏖戰龍尾坡。殺賊三萬級。積
尸數十里。多獲鎧仗。璠遁去。擒璠子斬之。感動京師。
時諸鎮兵在寨內。尚數萬。無所歸。叟招來之。厚加慰
結。乃與涇原程宗楚。秦州仇公遇。鄜延李孝恭。夏州
拓跋思恭約盟。傳檄天下。時王命不出劍門。四方謂
王室微不能復興。及叟檄至。遠近咸聳。各治兵思立
功。奔問行在。巢大懼不敢西謀。當是時微。叟天子幾

殆帝聞捷曰朕知畋不盡儒者之勇乃爾弘夫取咸陽以釋濟兵渭水賊伏甲僞走弘夫與宗楚乘勝入都門爲賊所覆畋數勅無輕進二人不聽果敗以郿夏兵屯東渭橋行軍司馬李昌言者屯興平遣麾下求爲南面都統輒引兵趨府畋不意見襲登城好語曰吾方入朝公能戢兵愛人爲國滅賊乎能則守此矣遂委軍去昌言自爲留後衛畋出境旣半道尙慙負卽辭疾詔授太子太傅分司東都便鑿於興元明年召至行在以王鐸將兵復拜畋司空平章事軍務一以洛泝興州戍將孫鄴坐賊抵罪死畋奏言方闢

輔失守、鄴護褒斜有功、請免死、陳秋兒保嵯峨山拒賊、農不廢耕、請以檢校散騎常侍、隸奉天軍、制皆可。時田令孜恃權、有所干請、畋不應、陳敬瑄欲以官品居宰相上、畋口外宰相安得論品乎、卒不肯處其下。令孜敬瑄內常銜之、賊平、帝將還、而李昌言自以夔畋而奪之鎮、今畋當國內不喜、故三人相結而遣客上略過咎、帝得其情、不許、畋乃引疾去位、入見、帝曰：乘輿東還、繇大散關、幸鳳翔、供張頓峙、一委昌言、乃可安、臣若以宰相從彼、且猜阻、非所以靖反側也、請以散官養疾、或羣臣有疑、願出臣章示之、使知天子

於臣無纖芥者帝以其誠乃授檢校司徒太子太保
罷政事以子凝績爲壁州刺史留養徒龍州卒年六
十三贈太尉後帝思旼忠力又贈太傅凝績數歲亦
卒始李茂貞以博野裨將戍奉天旼召隸麾下委以
游邏厚禮之茂貞感其識擢及旼還葬鄭表爲請謚
曰女昭天復初與李思恭配享愷宗廟廷又贈宗楚
弘夫官

宋范純仁

范純仁仲淹子仲淹門下多賢士如胡瑗孫復石介
李覲之徒純仁皆與從游晝夜肄業至夜分不寢置

燈帳中。帳頂如墨色。仲淹沒始出仕。知襄城縣。襄城
民不蠶織。勸使植桑。有罪而情輕者。視所植多寡除
其罰。民益賴慕。後呼爲著作林。簽書許州觀察判官
知襄邑縣。縣有牧地。衛士牧馬以踐民稼。純仁捕一
人杖之。牧地初不隸縣主者。怒曰。天子宿衛。令敢爾。
邪。白其事於上。劾治甚急。純仁言。養兵出於稅畝。若
使暴民田而不得間稅。安所出。詔釋之。且聽牧地隸
縣。凡牧地隸縣。自純仁始。時旱久不雨。純仁籍境內
買舟。諭之曰。民將無食。爾所販五穀貯之。佛寺候食
缺時。吾爲糴之。衆買從命。所蓄十數萬斛。至春諸縣

皆饑獨境內民不知也。治平中召爲殿中侍御史時方議濮王典禮宰相韓琦參知政事歐陽修等議尊崇之翰林學士王珪等議宜如先朝追贈期親尊屬故事純仁言陛下受命仁宗而爲之子與前代定策入繼之主異宜如王珪等議繼與御史呂誨等更論奏不聽純仁還所授告勅家居待罪既而太后手書尊王爲皇夫人爲后純仁復言陛下以長君臨御奈何使命出房闈異日或爲權臣矯託之地非人主自安計尋詔罷追尊起純仁就職純仁請出不已遂遷判安州歷京西陝西轉運副使召還神宗問陝西賦

無留意焉

功在宋人

謂先口者

德和所也

郭甲兵糧儲如何對曰城郭粗全甲兵粗修糧儲粗備神宗愕然曰卿之才朕所倚信何爲皆言粗對曰粗者未精之辭如是足矣願陛下且無留意邊功若邊臣觀望將爲他日意外之患拜同知諫院奏言王安石變祖宗法度掎克財利民心不寧神宗嘉納之曰卿善論事宜爲朕條古今治亂可爲監戒者乃作尚書解以進曰其言皆堯舜禹湯文武之事也治天下無以易此願深究而行之加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神宗切於求治多延見疎遜小臣諮訪闕失純仁言小人之言聽之若可采行之必有累蓋知小忘大

貪近昧遠。願加深察。富弼在相位。稱疾家居。純仁言弼受三朝眷倚。當自任天下之重。而恤已深於恤物。憂疾過於憂邦。致主處身。二者胥失。弼與先臣素厚。臣在諫省。不敢私謁。以致忠告。願示以此章。使之自省。及薛向任發運使。行均輸法於六路。純仁言臣嘗親奉德音。欲修先王神助之政。今乃效桑羊均輸之法。而使小人爲之。培克生靈。斂怨基禍。道遠者理當馴致。事大者不可速成。人材不可急求。積敝不可頓革。倘欲事功亟就。必爲儉佞所乘。宜速遠言者而退安石。答中外之望。不聽。遂求罷諫職。改判園子監去。

意愈確執政使諭之曰毋輕去已議除知制誥奏純
仁曰此言何爲至於我哉言不用萬鍾無所顧也其
所上章疏語多激切神宗悉不付外純仁盡錄申進
書安石大怒乞加重貶神宗曰彼無罪姑與一善地
命知河中府徙成都路轉運使以新法不便戒州縣
未得遽行安石怒純仁汎格因讒者遣使欲捃摭私
事不能得竟坐失察察佐燕遊左遷知和州徙慶州
過闕入對神宗曰卿父在慶著威名今可謂世職卿
隨父旣久兵法必精邊事必熟純仁揣神宗有切名
心卽對曰臣儒家未嘗學兵先臣守邊臣尚勿不復

千古讀
猶規

八編集 卷三十一
記憶且今日事勢宜有不同此非真陛下使臣繕治城壘愛
養百姓不敢辭若開拓侵攘願別謀帥臣神宗曰卿
之才何所不能顧不肯爲朕悉心爾遂行秦中方饑
擅發常平粟賑貸僚屬請奏而須報純仁曰報至無
及矣吾當獨任其責或諫其所全活不實詔遣使按
視會秋大稔民謹曰公實活我忍累公邪蓋夜爭輸
還之使者至已無所負邠寧間有叢冢使者曰全活
不實之罪於此得矣發冢籍骸上之詔本路監司窮
治迺前帥楚建中所封也朝廷治建中罪皆錄立獲
知慶州召爲天章閣待制除給事中時宣杜后毒藥

司馬光爲政將盡改熙寧元豐法度純仁謂光去其
泰甚者。可也。差役一事。尤當熟講而緩行。不然滋爲
民病。願公虛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己出。謀自己出。
則訥諛得乘間迎合矣。役議或難回。則可先行之。
路以觀其究竟。光不從。持之益堅。純仁曰。是使人不
得言爾。若欲媚公以爲容悅。何如少年合安石以速
富貴。故又云。熙寧按問自首之法。旣已改之。有司亦
文大深。四方死者。視昔數倍。殆非先王寧失不經之
意。純仁素與光同志。及臨事。規正類如此。元祐初。進
同知樞密院事。初。純仁與議。西夏請罷兵。妻也。使歸。

不必疑

所掠漢人執政持之未決至是乃申前議又請歸漢人予十鎌事皆施行邊俘羗首鬼章以獻純仁請誅之塞上以謝邊人不聽議者欲致其子收河南故地故赦不殺後又欲官之純仁復固爭然鬼章子卒不至三年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王覲言事性旨純仁慮朋黨將熾與文彥博呂公著辯於簾前未解純仁曰朝臣本無黨但善惡邪正各以類分知漢陽軍吳處厚傳致蔡確安州車蓋亭詩以爲謫宣在後上之諫官欲寘於憲典執政右其說惟純仁與丞丞王存以爲不可爭之未定聞太師文彥博欲貶於

嶺嶠純仁謂左相呂大防曰此路自乾興以來荆棘
近七十年吾輩開之恐自不免大防遂不敢言及確
新州命下純仁於宣仁后簾前言聖朝宜務寬厚不
可以語言文字之間曖昧不明之過誅竄大臣今舉
動宜與將來爲法此事甚不可開端也且以重刑除
惡如以猛藥治病其過也不能無損焉又與主存諫
於哲宗退而上疏確卒貶新州大防奏確黨甚盛不
可不問純仁面陳朋黨難辯恐誤及善人遂上疏曰
王安石止因喜同惡異遂至黑白不分至今風俗猶
以觀望爲能後來柄臣固合永爲商鑑今蔡確不必

推治黨人旁及枝葉司諫吳安詩正言劉安世交章
擊純仁黨確純仁亦力求罷政出知河南府召還復
拜右僕射因入謝宣仁后簾中諭曰或謂卿必先引
用王覲彭汝礪卿宜與呂大防一心對曰此二人實
有士望臣終不敢保位蔽賢望陛下加察純仁將再
入也揚畏不悅嘗有言純仁不知至是大防約畏
勸欲引爲諫議大夫純仁曰諫官當用正人畏卒不
用大防曰豈以畏嘗言公邪純仁始知之後畏劾大
防凡可以害大防者無所不至宣仁后寢疾召純仁
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明肅皇后垂簾時唯勸明

肅盡母道明肅上質唯勸仁宗盡子道卿當似之純
仁泣曰敢不盡忠宣仁后崩哲宗親政羣小力排宣
仁后垂簾時事純仁奏曰太皇保佑聖躬功烈誠心
幽明共監議者不恤國事一何薄哉遂以仁宗禁言
明肅垂簾事詔書上之曰望陛下稽倣而行以戒薄
俗蘇轍論殿試策問引漢昭變武帝法度事哲宗震
怒曰安得以漢武比先帝轍下殿待罪衆不敢仰視
純仁從容言武帝雄才大略史無貶辭轍以比先帝
非謫也陛下親事之始進退大臣不當如呵叱奴僕
右丞鄧潤甫越次奏曰先帝法度爲司馬光蘇轍壞

盡純仁曰不然法本無弊弊則當改哲宗曰人謂秦
皇漢武純仁曰轍所論事與時也非人也哲宗爲之
少霽轍平日與純仁多異至是乃服謝純仁曰公佛
地位中人也轍竟落職知汝州全臺言蘇軾行呂惠
卿告詞訕謗先帝黜知英州純仁上疏曰熙寧法度
皆惠卿附會王安石建議不副先帝愛民求治之意
至垂簾之際始用言者特行貶竄今已八年矣言者
多當時御史何故畏避不卽納忠今乃有是奏豈非
觀望邪純仁凡薦引人才必以天下公議其人不知
自純仁所出哲宗旣召章惇爲相純仁堅請去知穎

自府徙陳州初哲宗嘗言貶謫之人殆似未廢純仁
前賀曰陛下念及此堯舜用心也既而呂大防等竄
嶺表會明堂肆赦章惇先期言此數十人當終身勿
徙純仁聞之憂憤欲齋戒上疏申理之所親勸以勿
爲觸怒萬一遠斥非高年所宜純仁曰事至於此無
一人敢言若上心遂回所繫大矣不然死亦何憾乃
疏曰大防等年老疾病不習水土炎荒非久處之地
又憂處不測何以自存臣曾與大防等共事多被排
斥陛下之所親見臣之激切止是仰報聖德向來章
惇呂惠卿雖爲貶謫不出里居臣向曾有言深蒙陛

下開納陛下以一蔡確之故常軫聖念今趙彥若已
死貶所將不止一蔡確矣願陛下斷自淵衷將大防
等引赦原放疏秦忤惇意詆爲同罪落職知隨州明
年又貶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時疾失明聞命
怡然就道或謂近名純仁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
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之愛君有懷不盡若避好
名之嫌則無爲善之路矣聞諸子怨章惇純仁必怒
止之江行赴貶所舟覆扶純仁出衣盡濕顧諸子曰
此豈章惇爲之哉旣至永韓維謫均州其子訴維執
政日與司馬光不合得免行純仁之子欲以純仁與

光議役法不同爲請。純仁曰：吾用君實薦以至宰相，昔同朝論事不合，則可。汝輩以爲今日之言，則不可。也有愧心而生者，不若無愧心而死。其子乃止。居三年，徽宗卽位，欽聖后同聽政，卽日授純仁光祿卿，分司南京鄧州居住。遣中使至，永賜茶藥，諭曰：皇帝在藩邸，太后在宮中，知公先朝言事忠直，今虛相位以待，不知目疾如何，用何人醫之。純仁頓首謝，除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徽宗又遣中使賜茶藥，促入覲，仍宣渴見之意。純仁乞歸養疾，徽宗不得已許之。每見輔臣問安否，乃曰：范純仁得一識面足矣。遂遣

上醫視疾疾小愈巧以所得冠帔改服色酬醫詔賜
醫章服令以冠帔與族姪疾革以宣仁后誣謫未明
爲恨呼諸子口占遺表命門生李之儀次第之云惟
宣仁之誣謫未明致保佑之憂勤不顯。

宋韓忠彥

韓忠彥字師朴琦之子少以父任爲將作監簿復舉
進士琦罷政忠彥以秘書丞召試館職除校理擢天
章閣待制知瀛州朝廷以夏人囚廢其主秉常用兵
西方旣下米脂等城砦數十夏人求救於遼遼人移
書旣至會遣使賀遼主生辰神宗以命忠彥遂以給

事中奉使遼遣趙資睦迂之語及西事忠彥口此小
役也何問爲遼主使其臣王言敷燕于館言敷問夏
國胡罪而中國兵不解無失兩朝之權則善矣忠彥
曰問罪西夏於二國之好何預乎使還時官制行章
惇爲門下侍郎奏給事中東省屬官封駁宜先稟而
後上忠彥奏朝廷之事執政之所行也事當封駁則
與執政固已異矣尚何稟議之有詔從其請左僕射
王珪爲南郊大禮使事之當下者自從其所畫旨忠
彥以官制駁之曰今事于南郊者大禮使旣不從中
畫旨處分出一時者又不從中書奏審官制之行曾

未期月而廟堂自渝之後將若之何乃詔事無鉅細必經三省而後行知定州元祐中擢尚書丞弟嘉彥尚主改同知樞密院事遷知院事哲宗親政更用大臣言者觀望爭言垂簾時事忠彥言管仁宗始政當時亦多譏斥章獻時事仁祖惡其持情近薄下詔戒飭陛下能法仁宗用心則善矣知真定府移定州忠彥在西府以用兵西方非是願以所取之地悉還之以息民力至是言者以爲言降資政殿學士改知大名府徽宗卽位召拜門下侍郎忠彥陳四事一曰廣仁恩二曰開言路三曰去疑似四曰戒用兵踰月

拜尚書右僕射中書侍郎上用忠彥言數下詔蠲天下逋負盡還流人而甄叙之忠直敢言若知名之士稍見收用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封儀國公而曾布爲右相多不協言事者助布排忠彥出知大名府又以欽聖欲復廢后爲忠彥罪再降太中大夫懷州居作卒年七十二

宋呂大防

呂大防字微仲京兆藍田人進士及第調永壽令縣無井遠汲於澗大防行近境得二泉欲導而入縣地勢高下衆疑無成大防用考工水地置泉之一法以

古人樹立
永有不動
勢於民

準之不旬日果疏爲渠民賴之號曰呂公泉遷入權
鹽鐵判官英宗卽位改太常博士御史闕內出大防
與范純仁姓名命爲監察御史裏行首言紀綱賞罰
未厭四方之望者有五進用大臣而權不歸上大臣
疲老而不得時退外國驕蹇而不擇將帥議論之臣
裨益闕失而大臣沮之疆場左右之臣有敗事而被
賞舉職而獲罪者又言富弼病足請解機務章十餘
上而不納張昇年幾八十聰明已耗哀乞骸骨而不
從吳奎有三年之喪以其子召之者再遣使召之者
又再程戡辭老不能守邊恐死塞上免以尸柩還家

爲請亦不許。陛下欲盡君臣之分，使病者得休，喪者得終。老者得盡，其餘年則進退盡禮，亦何必過爲虛飾。使四人之誠不得自達，邪會執政議濮王稱考，大防上言陛下顧私恩而違公義，非所以結天下之心也。章累十數上出知休寧縣。哲宗卽位爲翰林學士，權開封府館伴。弭丹使其使黠語，頗反朝廷。大防密摘其隱事，詰之曰：「止朝試進士，至心獨運，賦不知此題於書，何出使錯愕不能對？自是不敢復出，媢詞遷吏部尚書。夏使來詔訪以待遇之計，且曰：『向者所得邊地，雖建立城堡，終慮孤絕難保，棄之則弱國，守之』

又有後悔爲當奈何。大防言夏本無能爲。然屢遣使而不布誠款者。蓋料我急於議和。且今使者到闕。宜令押伴臣僚扣其不賀登極。以觀厥意。足以泄情僞矣。新收疆土。議者多言可棄。此慮之不熟也。至於守禦之策。惟擇將帥爲先。太祖用姚內斌董遵誨守環慶。西人不敢入侵。昔以二州之力。禦敵而有餘。今以九州之大。奉邊而不足。由是言之。在於得人而已。元祐年拜進中書侍郎。西方息兵。青唐羌以爲中國怯。使大將尾章青宜結犯邊。大防命洮州諸將乘間致討。生擒之。三年日公著告老。宣仁后欲留之。京師年

札密訪至於四五起拜大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大防見哲宗年益壯日以進學爲急請勅講讀官取仁宗邇英御書解釋上之寘于坐右又撫乾興以來四十二事足以爲勸戒者分上下篇標曰仁宗聖學使人主有欣慕不足之意哲宗御邇英閣召宰執講讀官讀寶訓至漢武帝籍南山提封爲上林苑仁宗曰山澤之利當與衆共之何用此也丁度曰臣事陛下二十年每奉德音未始不及於憂勤此蓋祖宗家法爾大防因推廣祖宗家法以進曰自三代以後唯本朝百二十年中外無事蓋由祖宗所立家法最

善臣請舉其略自古人主事母后朝見有時如漢武帝五日一朝長樂宮。祖宗以來事母后皆朝夕見。此事親之法也。前代大長公主用臣妾之禮。本朝必先致恭。仁宗以侄事姑之禮。見獻穆大長公主。此事長之法也。前代官闈多不肅。宮人或與廷臣相見。唐人閣圍有昭容位。本朝官禁嚴密。內外整肅。此治內之法也。前代外戚多預政事。常致敗亂。本朝母后之族皆不預。此待外戚之法也。前代宮室多尚華侈。本朝官殿止用赤白。此尚儉之法也。前代人君雖在官禁。出輿入轎。祖宗皆步自內庭。出御後殿。豈乏人力哉。

亦欲涉歷廣庭。稍冒寒暑。此勤身之法也。前代人主在禁中。冠服苟簡。祖宗以來。燕居必以禮。竊聞陛下昨郊禮畢。具禮謝太皇太后。此尚禮之法也。前代多深於用刑。大者誅戮。小者遠竄。惟本朝用法最輕。臣下有罪。止於罷黜。此寬仁之法也。至於虛已納諫。不好畋獵。不尚翫好。不用玉器。不貴異味。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陛下不須遠法前代。但盡行家法。足以爲天下。哲宗甚然之大防。朴厚。恣直。不植黨朋。與范純仁並位。同心戮力。以相王室。立朝挺挺。進退百官。不阿干以私。不市恩。嫁怨以邀聲譽。凡八年。始

終如一懇乞避位。宣仁后曰：上方富於春秋，公未可
即去。少須歲月，吾欲就東朝矣。未果而后崩。爲山陵
使，復命知永興軍，便便其鄉社，入辭哲宗，勞慰甚渥。
曰：卿暫歸故鄉，行即召矣。未幾，左正言上官均論其
驟壞役法，右正言張商英、御史周秩、劉拯相繼攻之。
貶秘書監，分司南京。居郢州，言者又以修神宗實錄
直書其事，爲誣詆，徙安州。兄大忠自涓入對，哲宗詢
大防安否，且曰：執政欲遷，諸嶺南朕獨令處安。陸爲
朕寄聲問之。大防朴直，爲人所賣。三二年可復相見
也。大忠泄其語於草惇，惇懼繩之愈力。紹聖四年安。

置循州至處州信豐而病語其子景山曰吾不復南矣吾必汝歸呂氏尚有遺種遂薨年七十一太忠請歸葬許之

延陵顏季亨會邇父較

八編類纂

卷之八

延陵顏季亨

三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八十一
左編

臣類

相臣

宋文天祥

被難

文天祥字宋瑞吉之吉水人也體貌豐偉美皙如玉
秀眉而長日顧盼燁然自爲童子時見學官所祠鄉
先生歐陽修楊邦乂胡銓像皆謚忠節欣然慕之曰
沒不俎豆其間非夫也建炎初邦乂爲建康通判守
臣迎降而邦乂獨不肯屈膝
以血大書衣襟曰寧作趙氏鬼不爲他邦
臣兀木誘以官終不屈大罵求死遂殺之年二十舉
進士對策集英殿時理宗在位久政理浸怠天祥以

法天不息爲對。其言萬餘。不爲彙。一揮而成。帝親收爲第一。考官王應麟奏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爲得人賀。開慶初元。兵伐宋。宦宦董宋臣說上遷都。人莫敢議其非者。天祥時爲寧海軍節度判官。上書乞斬宋臣。以一人。心不報。卽自免歸。後稍遷至刑部郎官。宋臣復入爲都知。天祥又上書極言其罪。亦不報。出守瑞州。改江南提刑。遷尚書左司郎官。累爲臺臣。論罷除軍器監兼權直學士院。賈似道稱病乞致仕。以要君有詔不允。天祥當制語皆諷似道。時內制相承皆呈彙。天祥不呈彙。似道不樂使臺。

臣張志立劾罷之。天祥既數斥，援錢若水例致仕。時年三十七。咸淳九年，起爲湖南提刑。因是，故相江萬里萬里素奇天祥志節，語及國事，愀然曰：「吾老矣，觀天時人事當有變，吾聞人多矣，世道之責其在君乎？」君其勉之。十年，改知贛州。德祐初，以江上報急，詔天祥勤王。天祥捧詔涕泣，使陳繼周發郡中豪傑，并結溪峒蠻使方興，召吉州兵諸豪傑，皆應有衆萬人事。聞以江西提刑安撫使召入衛，其友止之曰：「今大兵三道鼓行，破郊畿薄內地，君以烏合萬餘赴之，何異驅群羊而搏猛虎？」天祥曰：「吾亦知其然也。第國家養

有。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以。戶。騎。
入。關。者。吾。深。恨。於。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殉。之。庶。天。
下。忠。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者。義。勝。者。謀。立。人。衆。者。
功。濟。如。此。則。社。稷。猶。可。保。也。天。祥。性。豪。華。乎。生。自。奉。
甚。厚。聲。伎。滿。前。至。是。痛。自。貶。損。盡。以。家。貲。爲。軍。費。每。
與。賓。佐。語。及。時。事。輒。流。涕。撫。几。言。曰。樂。人。之。樂。者。憂。
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八。月。天。祥。提。兵。至。臨。
安。除。知。平。江。府。留。不。遣。朝。議。方。擢。呂。師。孟。爲。兵。部。尚。
書。封。呂。文。德。和。義。郡。王。欲。賴。以。求。好。師。孟。益。偃。蹇。自。
肆。天。祥。陛。辭。上。疏。言。朝。廷。姑。息。牽。制。之。意。多。奮。發。剛。

民等入于
生于此口

此等語論

發于此口

河恬可惜

斷之。義少乞斬師。孟彘鼓以作將士之氣。且言宋懲
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郡邑。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
然國亦以浸弱。故敵至一州。則破一州。至一縣。則破
一縣。中原陸沈痛悔何及。今宜分天下爲四鎮。建都
督。統御於其中。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闔於長沙。以廣
東益江西。而建闔於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闔於
番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闔於揚州。責長沙取鄂。隆
興取蘄黃。番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使其地大力衆。
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有進無退。日夜以圖之。彼備多
力分。疲於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伺間出於其中。

如此則敵不難却也。時議以天祥論闊遠書奏不報。元兵攻常州已急，始遣天祥就戍。十月，天祥入平江。元兵已發金陵入常州矣。宰相陳宜中遣張全將淮兵二千援常州。天祥遣朱華將廣贛兵三千從之。全自提兵設伏於虞橋。麻士龍死之，而全不援。元師攻華軍，廣軍多死於水。又薄贛軍，尹玉獨當其鋒。曾全等皆遁。張全擁軍隔河不發一矢。華軍渡水者爭挽全軍船，全令諸軍盡斷其指，軍多溺死。全宵遁。尹玉孤軍五百人皆殊死戰，玉死之。士卒存者四人，無一人降者。天祥欲斬張全，督府不聽。天祥斬曾全以徇。

奏贈尹玉團練使立廟死所官其二子常州破元攻
獨松關急夢炎宜中陳文龍議棄平江趣天祥移守
餘杭天祥未決兩府劄再至遣環衛王邦傑留平江
天祥去平江三月通判王舉之與邦傑開門迎降天
祥屯餘杭守獨松關未幾夢炎遁明年正月除知臨
安府不拜以輕兵赴關始從天祥初議送吉王信王
闕廣大臣日請三宮渡江太皇太后不允天祥請以
福王或沂王判臨安以繫人望身爲少尹以輔之有
急密移三宮當以死衛社稷議不合少保張世傑宿
重兵於六和塔天祥請自將京師義士二十萬與城

內外軍數萬人，背城借一，戰以爲守，世傑不許。十八日，伯顏至臯亭山，距臨安三十里，宜中遣使絡繹請解。伯顏邀宜中相見，宜中許之，而遁。明日，世傑亦遁。除天祥樞密使，又除右丞相兼樞密，不拜。元使至上，下震恐，莫知所爲。有旨天祥詣軍前，遂與宰相吳堅同行。天祥因說伯顏曰：「宋承帝王正統，非遼金比。今北朝將欲爲與國乎？將毀其宗社乎？若爲與國，則宜退兵平江，或嘉興，然後議歲幣與金帛犒師。天祥躬督所議，悉輸軍前。北朝完師以還，此爲不戰而全勝策之上也。若欲毀其宗社，則兩淮兩瀾閩廣尚多未

下窮兵取之利鈍未可知。假能盡取豪傑並起兵。連不和必自此始。伯顏初以危言折之。天祥謂宋狀元作相。所欠一死報國耳。宋存與存。宋亡與亡。刀鋸在前。鼎鑊在後。非所懼也。何怖我爲。伯顏改容因謝曰。前日已遣程鵬飛詣宋大皇太后簾前聽處分。候鵬飛至。卽與丞相定議。伯顏顧天祥舉動不常。疑有異志。留之軍中。遣堅還。天祥怒。數請歸。曰。我之此來。爲兩國大事。何故留我。伯顏曰。勿怒。君爲宋大臣。責任非輕。今日之事。正當與我共之。令忙古台唆都館伴羈縻之。明日丞相吳堅賈餘慶樞密院謝堂家鉉翁

劉岳與呂師孟奉降表至，伯顏引天祥同坐，堅等各就軍歸，獨留天祥不遣。天祥大罵賈餘慶賣國，且責伯顏失信。呂文煥從旁慰解之。天祥斥言叛逆遺孽，當用春秋誅亂賊法。文煥謂丞相何故以逆賊見罵。天祥曰：國家不幸，至今日，汝爲罪魁，非逆賊而何。三尺童子猶斥罵汝，獨我乎。文煥曰：守襄陽七年不救，是以至此。天祥曰：呂氏一門父子兄弟受國厚恩，不幸勢窮援絕，以死報國，可也。豈有降理。汝自愛身，惜妻子，壞家聲，今汝合族爲逆矣。尚何言。文煥慚恚。師孟忿怒云：丞相今日何不殺師孟。天祥謂汝叔姪賣

降恨朝廷失刑、不族滅汝、汝今日能殺我、得爲大宋忠臣足矣、豈懼死哉、師孟語塞、伯顏聞之、吐舌云、男子男子、然自是益留之、不復遣還矣、賈餘慶歸、令學士院詔天下州郡歸元、放還天祥所部勤王義士、西歸其渡、潮歸闕者、惟方輿、朱華、鄒鳳、張抃、數人耳、伯顏趣天祥、隨祈請使吳堅、賈餘慶北行、天台杜濬從、至京口、留十日、杜濬與余元慶定計、謀趨真州、不可得舟、元慶遇故舊、許以白金千兩、求之、其人云、吾爲大宋脫一丞相、事成、豈止白金千兩哉、竟得舟、促過瓜州、賈餘慶等已渡、天祥辭以明日、同吳丞相渡、以

是夕逃至真州城下真州守將苗再成出迎喜且泣
曰兩淮兵足以興復特二閫小隙不能合從耳天祥
問計將安出再成曰今先約淮西兵趨建康彼必悉
力以扞吾西兵指揮東諸將以通泰兵攻灣頭以高
郵寶應淮安兵攻楊子橋以揚兵攻瓜步吾以舟師
直犄鎮江同日大舉灣頭楊子橋皆沿江脆兵且日
夜望我師之至攻之卽下合攻瓜步之三面吾自江
中一面薄之雖有智者不能爲之謀矣瓜步旣舉以
東兵入京口西兵入金陵要浙歸路其大帥可坐致
也天祥大稱善卽以書遺二制置遣使四出約結天

運死命也
人生一死
耳何足惜
之度外

祥未至時，揚有脫歸兵言，密遣一丞相入真州說降矣。李庭芝信之，以爲天祥交說降也，使再成，亟殺之。再成不忍，給天祥出相城壘，以制司文示之，閉之門外。久之，復遣二路分覘天祥，果說降者，卽殺之。二路分與天祥語，見其忠義，亦不忍殺，以兵二十人道之。揚四鼓抵城下，聞候門者談制置司下令備文丞相，甚急，衆相顧吐舌。乃東入海道，遇兵伏環堵中，得免。然亦饑，莫能起。從樵者乞得餘糝羹，行入板橋，兵又至，衆走伏叢篠中，兵入索之，執杜濬去。虞侯張慶矢中目，身被二鎗，天祥偶不見獲。濬解所懷金與卒獲。

事已至此
深適其類

免募一樵者以蕢荷天祥至高郵汎海至温州聞益
王未立乃上表勸進以觀文殿學士召至福拜右丞
相尋與宰相陳宜中等議論不合乃以同都督諸軍
馬天祥使呂武招豪傑于江淮杜濬募兵于温州天
祥欲還温州進取陳宜中不從蓋宜中棄温州入閩
欲倚張世傑復浙東西以自洗濯乃命天祥開府南
劍州取江西遂行收兵入汀州遣叅謀趙時賞諮議
趙孟深將一軍取寧都叅贊吳浚將一軍取雩都劉
洙蕭明哲陳子敬皆自江西起兵來會鄒淵以招諭
副使聚兵寧都元兵攻之淵兵敗同起事者劉欽等

皆死武岡教授羅開禮起兵復永豐縣已而兵敗被
執死於獄天祥聞禮死製服哭之哀至元十四年
元兵入汀州天祥遂移漳州乞入衛時賞孟滌亦提
兵歸獨浚兵不至未幾浚降來說天祥天祥縛浚益
殺之四月入梅州都統王福錢漢英跋扈斬以徇五
月出江西入會昌六月入興國縣七月遣叅謀張林
監軍趙時賞趙孟滌等盛兵薄贛城鄒淵以贛諸縣
兵搆永豐其副黎貴達以吉諸縣兵攻泰和吉八縣
復其半惟贛不下臨洪諸郡皆送款撫州何時等皆
起兵應天祥分寧武軍建康三縣豪傑皆遣人如軍

中受約束元江西宣慰使李恒遣兵援贛州而自將
兵攻天祥于興國天祥不意恒兵猝至乃引兵走即
鄒淵于永豐淵兵先潰恒窮追天祥方石嶺至空坑
軍士皆潰天祥妻妾子女皆見執時賞坐肩輿後兵
問謂誰時賞曰我姓文衆以爲天祥擒之而歸天祥
以此得逸去時賞奮罵不屈有係累至者輒麾去云
小小簽廳官耳執此何爲由是得脫者甚衆臨刑同
輩自辯時賞叱曰死耳何必然天祥收殘兵奔循州
駐南嶺黎貴達潛謀降執而殺之至元十五年三月
進屯麗江浦六月入嚴澳益王昷衛王繼立天祥上

表自劾有詔獎諭陸秀夫當筆其畧曰方敵氛之正惡。鞠旅勤王。及皇路之已傾。捐軀徇國。脫危機於虎口。涉遠道於鯨波。雖成敗利鈍。逆睹之未能。而阻險艱難。備嘗之已熟。如金百鍊而益勁。如水萬折而必東。天祥乞移軍入朝。不許。又欲入廣州。時廣州新復。憚天祥威重。佯遣舟來迎。而中道去之。遂不果入。六月。祥與帝舟自礪州回駐崖山。督府累請入覲。世傑日以迎候。宜中還朝爲辭。諸大將多忌天祥。又位樞密使。出已上。皆不便其入。加天祥少保信國公。母尊封魏國夫人。同督府官屬各轉五資。以金三百兩犒

兵天祥移書陸秀夫天子幼冲宰相遁荒制詔敕令出諸公口奈何不恤國事以游辭相距耶秀夫太息而已軍中疫且起兵士死者數百人天祥惟一子與其母皆死十一月進屯潮陽縣潮州盜陳懿劉興數叛附爲潮人害天祥攻走懿執興誅之十二月趨南嶺鄒淵劉子俊又自江西起兵來再攻懿等懿乃潛遁元帥張弘範兵濟潮陽天祥方飯五坡嶺張弘範兵突至衆不及戰皆頓首伏草莽天祥倉卒出走于戶王惟義前執之天祥吞腦子不死鄒淵自剄衆扶入南嶺死官屬士卒得脫空坑者至是皆死杜濬被

執以憂死。惟趙孟深遁。天祥至潮陽。見弘範。左右命之拜。不拜。踴躍請劔。弘範曰。殺之名在彼。容之名在我。遂以客禮見之。與俱入厓山。使爲書招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扞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索之固。乃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其末有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範笑而置之。厓山破。軍中置酒大會。弘範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皇上。將不失爲宰相也。天祥泣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救。爲人臣者。死有餘罪。況敢逃其死而二其心乎。弘範又謂國亡矣。卽死誰復書之。天祥謂商亡而夷齊

不食周粟亦自盡其心耳。豈論書與不書。弘範爲改容義之。遣使護送天祥至京師。天祥在道不食八日不死。卽復食。至燕館。人供張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遂移兵馬司。設卒以守之。天祥南冠而囚。坐未嘗面北。留夢炎說之。被其唾罵。時宋德祐帝降元。封瀛國公。往說之一見北。面拜號乞。回聖駕。平章阿合馬入館驛。坐召天祥。天祥至。則長揖就坐。馬顧左右曰。此人生死當由我。天祥曰。亡國之人。要殺便殺。道甚由你不由你。馬默然去。博羅丞相張平章偕坐。召見天祥。入長揖。問道。古時曾有大臣將宗廟城郭土地。

分付與別國人了。又逃走去。有此人否。天祥曰。謂天祥前日爲宰相奉國與人而後去之邪。奉國與人是賣國之臣也。賣國者有所利而爲之。必不去。去者必非賣國者也。予前除宰相不拜。奉使軍前。尋被拘執。已而有賊臣獻國。國亡當死。所以不死者。以廢宗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故耳。博羅曰。棄德祐嗣君而立二王。忠乎。天祥曰。當此之時。社稷爲重。君爲輕。吾別立君爲宗廟社稷計也。從懷愍而北者。非忠。從元帝者爲忠。從徽欽而北者。非忠。從高宗者爲忠。博羅語塞。忽曰。晉元帝。宋高宗。皆有所受命。二王立不以正。

須知日古
大臣何嘗
有功

是篡也。天祥曰：景炎乃度宗長子，德祐親兄，不可謂不正。登極于德祐去位之後，不可謂篡。陳丞相以太后命奉二王出官，不可謂無所受命。博羅等皆無辭，但以無所受命爲解。天祥曰：天與之人歸之，雖無傳受之命，推戴擁立，亦何不可？博羅怒曰：爾立二王，竟成何功？天祥曰：立君以存宗社，存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責，何功之有？曰：既知其不可，何必爲？天祥曰：父母有疾，雖不可爲，無不下藥之理，盡吾心焉，不可救則天命也。今日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必多言？博羅欲殺之，而元主及大臣不可，弘範病中亦表奏天祥。

忠于所事願釋勿殺乃囚之天祥與博羅語後復自
書云自古中興之君如少康以遺腹子起於一族一
成宣王承厲王之難匿於召公之家周召二相立以
爲王幽王廢宜臼立伯服爲太子犬戎之亂諸侯迎
立宜臼是爲平王漢光武起南陽爲帝蜀先主帝巴
蜀皆是出於推戴何論有無傳授之命如唐肅宗卽
位靈武不稟命於明皇却類於篡然功在社稷天下
後世猶無甚貶焉禹傳益不傳啟天下之人曰啓吾
君之子謳歌朝覲訟獄者歸之焉漢文帝只是平勃
諸臣所立豈有高祖惠帝呂后之命邪春秋亡公子

可此見信
國之大

入爲君者何限，齊桓晉文其大者也。何謂逃走不當，立羿之於夏，莽丕之於漢，方是篡德祐亡而景炎立，謂之篡何居。可惜當時不曾將此一段言語數陳，頗有餘憾耳。時世祖多求才南官，王積翁言南人無如天祥者，遂遣積翁諭旨。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矣，儻緣寬假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舉其平生而盡棄之，將焉用我。積翁欲合宋官等十人請釋天祥爲道士，留夢炎不可，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置吾十人於何地。事遂已。天祥在燕，凡三年，坐臥一小樓。

足不履地上，知天祥終不屈也。與宰相議釋之，有以天祥起兵江西事爲言者，不果釋。十九年，有閩僧琴堂以談星見奏，言上星犯帝坐，宜有變，未幾，中山有狂人自稱宋主，有兵千人，欲取文丞相，京城亦有匿名書，言某日燒蕞城，葦率兩翼，兵爲亂，丞相可無憂者。時盜新殺左丞相阿合馬，命撤城葦，遷瀛國公，及宋宗室開平，疑丞相者天祥也，召入，天祥長揖不拜，左右強之拜跪，或以金槌摘其膝，傷天祥，堅立不爲動。言者力贊從，天祥之請從之，俄有詔使止之，天祥死矣。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鄉拜。

請賜少

而死數日其妻歐陽氏收其尸面如生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媿

宋家鉉翁

家鉉翁眉州人以廕補官累官知常州政譽翕然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元兵次近郊丞相吳堅賈餘慶檄告天下守令以城降鉉翁獨不署元帥遣使至欲加縛鉉翁曰中書省無縛執政之理堅奉表祈請于元以鉉翁介之禮成不得命留館中聞宋亡日夕哭泣不食飲者數日元以其節高欲尊官之以

示南服鉉翁義不二君辭無詭對宋三宮北還鉉翁
再率故臣迎謁伏地流涕頓首謝奉使無狀不能感
動上衷無以保存其國見者無不嘆息文天祥兄弟
坐兄故繫奚官鉉翁傾橐中裝贖出之以歸其兄璧
鉉翁狀貌竒偉身長七尺被服儼雅其學邃於春秋
自號則堂改館河間廼以春秋教授子弟數爲諸生
談宋故事及宋興亡之故或流涕太息元成宗卽位
放還賜號處士錫資金帛皆辭不受又數年以壽終

宋陸秀夫

陸秀夫字君實鎮江人也登進士第李庭芝鎮淮南

聞其名辟至幕中時天下稱得士多者以淮南爲第一號小朝廷秀夫才思清麗一時文人少能及之性沉靜不苟求人知每僚吏至問賓主交驩秀夫獨歛焉無一語或時宴集府中坐尊俎間矜莊終日未嘗少有希合至察其事皆治庭芝益器之雖改官不使去已就幕三遷至主管機宜文字咸淳十年庭芝制置淮東擢叅議官德祐二年以禮部侍郎使軍前請和不就而反二王走温州秀夫與蘇劉義追從之使人召陳宜中張世傑等皆至遂相與立益王于福州進簽書樞密院事宜中以秀夫久在兵間知軍務每

事咨訪始行秀夫亦悉心贊之無不自盡旋與宜中
議不合宜中使言者劾罷之張世傑讓宜中曰此如
何時動以臺諫論人宜中惶恐亟召秀夫還時君臣
播越海濱庶事踈畧湯太妃垂簾與群臣語猶自稱
奴每時節朝會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或時在行
中凄然泣下以朝衣拭淚衣盡浥左右無不悲動者
屬井澳風王以驚疾殂群臣皆欲散去秀夫曰度宗
皇帝一子尚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成中興
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數萬天若未欲絕宋此豈
不可爲國邪乃與衆共立衛王時陳宜中往占城與

世傑不協，屢召不至，乃以秀夫爲左丞相，與世傑共秉政。世傑駐兵厓山，秀夫外籌軍旅，內調工役。凡有所述作，又盡出其手。雖匆遽流離中，猶日書大學章句以勸學。至元十六年二月，厓山破，秀夫走衛王舟。而世傑劉義各斷維去。秀夫度不可脫，乃仗劍驅妻子入海。即負王赴海，死年四十四。翰林學士劉鼎孫亦驅家屬并輜重沉海，不死。被執，拷掠無完膚。一夕得脫，卒蹈海。方秀夫海上時記二王事爲一書，甚悉。以授禮部侍郎鄧光薦，曰：君後死，幸傳之。其後厓山平，光薦以其書還廬陵。大德初，光薦卒，其書存亡無

從知故海上之事，世莫得其詳云。

元脫脫

脫脫丞相馬札兒台之子，丞相伯顏之從子，是時其伯父伯顏爲中書右丞相，旣誅唐，其勢益無所忌，擅爵人赦死罪，任邪佞，殺無辜，諸衛精兵收爲己用，府庫錢帛聽其出納，帝積不能平，脫脫雖幼養於伯顏，常憂其敗私謂其父曰：伯父驕縱已甚，萬一天子震怒，則吾族赤矣。曷若於未敗圖之？其父以爲然。復懷疑久未決，質之直方直方曰：傳有之，大義滅親，大夫但知忠於國家耳，餘復何顧焉？當是時帝左右前後

皆伯顏所樹親黨，獨世傑、班阿魯爲帝腹心，日與之處。脫脫遂與二人深相結納，而錢唐楊瑀嘗事帝，潛邸爲奎章閣廣成局副使，得出入禁中，帝知其可用，每三人論事，使瑀參焉。五月，秋車駕留上都，伯顏時出赴應昌，脫脫與世傑、班阿魯謀欲禦之東門外，懼衆勝而止。會河南范孟矯殺省臣，事連廉訪使段輔，伯顏風臺臣言漢人不可爲廉訪使，時別兒怯亦爲御史大夫，畏人之議，已辭疾不出，故其章未上。伯顏促之急，御史以告脫脫，脫脫曰：別兒怯位吾上，且掌印，我安敢專邪？別兒怯聞之懼，且將出，脫脫度不能

過謀於直方、直方曰、此祖宗法度、決不可廢、蓋先爲
上言之、脫脫入告于帝、及章上、帝如脫脫言、伯顏知
出於脫脫、大怒、言于帝曰、脫脫雖臣之子、其心專佐
漢人當治之、帝曰、此朕意、非脫脫罪也、及伯顏擅貶
宣讓威順二王、帝不勝其忿、決意逐之、一日泣語脫
脫、脫脫亦泣下、歸與直方謀、直方曰、此宗社安危、所
繫、不可不密、議論之際、左右爲誰、曰、阿魯及脫脫木
兒、直方曰、子之伯父、挾震主之威、此輩苟利富貴、其
語一泄、則主危身戮矣、脫脫乃延二人于家、置酒、張
樂、晝夜不冷出、遂與世傑、班阿魯、議候伯顏入朝、禽

之戒衛士嚴門出入螭坳悉爲置兵伯顏見之大驚
召脫脫責之對曰天子所居防禦不得不爾伯顏遂
疑脫脫益增兵自衛六年二月伯顏請太子燕帖古
思獵于柳林脫脫與世傑班阿魯合謀以所掌兵及
宿衛士拒伯顏遂拘京城開鑰命所親信列布城門
下是夜奉帝御王德殿召近臣汪家奴沙刺班及省
院大臣先後入見出五門聽命中夜二鼓遣太子怯
薛月可察兒率三十騎抵太子營取之入城夜半覘
帝又召瑀及江西范滙入草詔數伯顏罪狀夜已四
鼓命中書平章政事只兒瓦歹齎詔赴柳林及旦脫

脫坐城門上而伯顏遣騎士至城下問故脫脫曰有旨逐丞相伯顏所領諸衛兵皆散而伯顏遂南行專定詔以馬札兒台爲中書右丞相脫脫知樞密院事馬札兒台移疾辭相位至正元年遂命脫脫爲中書右丞相脫脫乃悉更伯顏舊政奏雪郟王徹徹禿之寃召還宣讓威順二王使居舊蕃以阿魯圖正親王之位中外翕然稱爲賢相二年五月用參議孛羅等言於都城外開河置閘引金口渾河之水東流達通州以通舟楫廷臣多言不可而脫脫排群議不納左丞許有壬言渾河之水湍悍易決而足以爲害淤淺

易塞而不可行舟况南山水勢尚峻金時在城北流入郊野繼有衝決爲害亦輕今則在都城西南若霖潦漲溢加以水性湍急宗社所在豈容僥倖設使成功一時亦不能保其永無衝決之患帝不聽河成果水急泥壅費用不貲而卒以無功三年詔修遼金宋三史命脫脫爲都總裁官又請修至正條格頒天下帝嘗御宣文閣脫脫前奏曰陛下臨御以來天下無事宜留心聖學頗聞左右多沮撓者設使經史不足觀世祖豈以是教裕皇哉卽秘書監取裕宗所授書以進帝大悅太子愛猷識理達臘嘗保育于脫脫家

每有疾飲藥必嘗之而進帝嘗駐蹕雲州遇烈風暴
雨山水大至車馬人畜皆漂溺脫脫抱太子單騎登
山乃免至六歲還帝慰撫之曰汝之勤勞朕不忘也
四年脫脫固辭相位帝問誰可代者以阿魯圖對遂
召用之脫脫領宣政院事諸山主僧請復僧司且曰
郡縣所苦如坐地獄脫脫曰若復僧司何異地獄中
復置地獄邪時有疾漸羸上表辭位乃賜松江田爲
立稻田提領所以領之六年左丞相別兒怯嘗屢與
阿魯圖言欲謀擠脫脫阿魯圖曰我輩亦當有退休
之日人將謂我何終不從乃風御史劾奏阿魯圖不

虞人知大
義乃爾

宜居相位。阿魯圖聞之，卽辭避出城，所親爲之不平。請見上，自陳。阿魯圖曰：「我博爾木世裔，豈以丞相爲難得邪？但上見命，我不敢辭。今御史劾我，我卽宜去。御史臺乃世祖所建，我與御史抗，卽與世祖抗矣。汝等勿復言。」七年，別兒怯爲右丞相，以宿憾譖脫脫。父馬札兒台，詔徙甘肅。脫脫力請俱行，至河州，召還甘州就養。繼馬札兒台卒，帝念脫脫勲勞，召還京師。八月，命脫脫爲太傅，提調宮傳綜理東宮事。九年，朵兒只、太平皆罷相，遂詔脫脫復爲中書右丞相，賜上尊名馬襲衣、玉帶。脫脫旣復入中書，恩怨無不報。時開

端本堂皇太子學於其中。命脫脫領端本堂事。又提調阿速欽察二衛內史府宣政院太醫院事。十年脫脫用烏古孫良楨龔伯遂汝中栢等爲僚屬。皆委以腹心。小大之事悉與之謀。事行而群臣不知也。吏部尚書僕哲篤建言更造至正交鈔。請以鈔一貫文省權銅錢一千文。鈔爲母而錢爲子。脫脫信之。詔集樞密院御史臺翰林院諸臣議之。皆唯唯而已。獨祭酒呂思誠言曰。中統至元自有母子。豈有以故紙爲母而立銅爲子者乎。又曰。錢鈔用法見爲一致。以虛換實也。今歷代錢與至正錢。中統至元鈔交鈔分爲五

項慮下民藏其實而棄其虛恐不爲國家利俟哲篤
曰至元鈔多僞故更之思誠曰至元鈔非僞人爲僞
爾且至元鈔人猶識之交鈔人未之識僞將滋多俟
哲篤曰錢鈔兼行何如思誠曰錢鈔兼行輕重不倫
何者爲母何者爲子遂定更鈔之議以中統交鈔一
貫省權銅錢一千文准至元鈔二貫仍鑄至元通寶
錢與歷代銅錢並用以實鈔法至元鈔通行如故令
民間通用行之未久物價騰湧至逾十倍及兵興所
在郡縣皆以物貨相貿易公私所積者皆不行國用
由是大乏河決白茅堤又決金堤方數千里民被其

惠五年不能塞惟漕運使賈魯以爲必塞北河疏南河以復故道役不大興害不能已於是遣工部尚書成遵等行視河議其疏塞之方以聞遵等自濟濮汴梁大名行數千里掘井以量地之高下測岸以究水之淺深博采輿論謂河之故道斷不可復且曰山東連歉民不聊生若聚二千萬衆於此地恐他日之憂又有重於河患者時脫脫先入魯言聞遵等議怒曰汝謂民將反邪自辰至酉論辯終莫能入明日執政謂遵曰修河之役丞相意已定且有人任其責公勿多言幸爲兩可之議遵曰脫可斷議不可易遂出遵

河間鹽運使用賈魯計請塞之以身任其事出告群
臣曰皇帝方憂下民爲大臣者職當分憂然事有難
爲猶疾有難治自古河患卽難治之疾也今我必欲
去其疾而人人異論皆不聽命魯以工部尚書充河
防使發河南北兵民十七萬自黃陵岡南達白茅放
黃固哈只等口又自黃陵西至陽青村凡二百八十
里有奇興功凡五閘月諸埽堤成河復故道脫脫領
大司農事西至西山東至遷民鎮南至保定河間北
至檀順州皆引水利立法佃種歲乃大稔先是脫脫
之西行也別兒怯欲陷之死哈麻屢言于帝召還近

地脫脫深德之。至是引爲中書右丞相。而是時脫脫信用汝中栢。出左司郎中參議中書省事平章以下。見其議事莫敢異同。惟哈麻不爲之下。汝中栢因請之脫脫。改爲宣政院使。居第三。於是哈麻深銜之。哈麻嘗與脫脫議。授皇太子冊寶禮。脫脫每言中官有子。將寘之何所。以故久不行。脫脫將出師。以汝中栢爲治書侍御史使輔也。先居中。汝中栢恐哈麻必爲後患。欲去之。脫脫猶豫未決。令與也先謀也。先以其有功於已。不從。哈麻知之。遂請脫脫於皇太子。毀皇后奇氏會也。先方移疾家居。監察御史袁賽因等

承哈麻風旨上章劾之三奏乃允奪御史臺印出都門外聽旨以汪家奴爲御史大夫而脫脫亦有淮安之命十二月辛亥詔至軍中參議龔伯遂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且丞相出師時嘗被密旨今奉密旨一意進討可也詔書且勿開開則大事去矣脫脫曰天子詔我而我不從是與天子抗也君臣之義何在勿從卽出兵甲及名馬三千分賜諸將俾各帥所部以聽月濶察兒雪雪節制客省副使哈刺答曰丞相此行我輩必死他人之手今日寧死丞相前拔刀刎頸而死

宋徐羨之

徐羨之東海郟人也。爲桓修撫軍中兵曹叅軍。與高祖同府。深相親結。義旗建。高祖版爲鎮軍叅軍。與謝混共事。混甚知之。高祖北伐。轉太尉左司馬。掌留任。以副貳劉穆之。初高祖議欲北伐。朝士多諫。惟羨之默然。或問何獨不言。羨之曰。吾位至三品。官爲二千石。志願久充。今一方已平。拓地萬里。唯有小羌未定。而公寢食不忘。意量乖殊。何可輕豫其議。劉穆之卒。高祖命以羨之爲吏部尚書。丹陽尹總理留任。用仗二十人出入。轉尚書僕射。少帝詔曰。平理獄訟。政道

以官許人
此謂朋黨

所先。朕哀荒在疚，未堪親覽。司空尚書令可率衆，嘗月一決獄。少帝義符，居喪無禮，好與左右狎昵，遊戲無度。廬陵王義真警悟好文，而性輕易，與謝靈運顏延之、慧琳道人情好款密。嘗云：得志之日，以靈運、延之爲宰相，慧琳爲西豫州都督，謝顏性偏傲，不遵法度，自謂才能宜參權要，常懷憤悒，嗜酒放縱。美之等惡義真與兩人遊，義真故吏范晏從容戒之。義真曰：靈運空疎，延之隘薄，魏文帝所謂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者也。但性情所得，未能忘言於悟賞耳。於是美之等以爲靈運、延之構扇異同，非毀執政，皆出爲郡。

義之多行
不義以自
逆也

守始義真至歷陽多所求索執政每裁量不盡與義
真怨之表求還都叅軍何尚之屢諫不聽時羨之等
已密謀廢宋主而次立者應在義真乃因義真與宋
主有隙先奏列其罪惡廢爲庶人徙新安郡前吉陽
令張約之上疏曰廬陵王少蒙先皇優慈之遇長受
陛下睦愛之恩故在心必言所懷必亮容犯臣子之
道致招驕恣之愆至於天姿夙成實有卓然之美宜
在容養錄善掩瑕訓盡義方進退以漸今猥加剝辱
幽徙遠郡上傷陛下棠棣之篤下令遠近恇然失圖
臣伏思大宋開基造次根條未繁宜廣樹藩戚敦睦

以道。人誰無過。貴能自新。以武皇之愛子。陛下之懿弟。豈可以其一眚。長致淪棄哉。書奏。見殺。將廢帝時。謝晦爲領軍。以府舍內屋敗。應治。悉移家人出宅。聚將士於府內。鎮北將軍南兗州刺史檀道濟先朝舊將。威服。殿省。且有兵衆。召使入朝。告之以謀。事將發。道濟入宿領軍府中書舍人邢安泰潘盛爲內應。其日守闕。道濟兵居前。羨之等繼其後。由東掖門雲龍門入宿衛。先受處分。莫有動者。先是帝於華林園爲列肆。親自酤酒。又開瀆聚土。以象破崗。率左右明導引船爲樂。是夕寢于龍舟。在天淵池。兵士進殺。其人

又傷帝指扶帝出東閣收璽綬群臣拜辭衙送故太
子宮遷于吳郡侍中程道惠勸立第五皇弟義恭美
之不許遣使殺義真於新安殺帝於吳縣時爲帝築
宮未成權居金昌亭帝突走出昌門追者以門關繫
之倒地然後加害傅亮帥行臺百官奉法駕迎義隆
于江陵尚書蔡廓謂曰營陽在吳宜厚加供奉一旦
不幸卿諸人有殺主之名欲立於世將可得邪時亮
已與羨之議害義符乃馳信止之不及羨之大怒曰
與人共計議如何旋背即賣惡於人邪傅亮至江陵
帥百僚詣門上表進璽綬諸將佐聞二王死皆疑不

可東下。司馬王華曰：先帝有大功于天下，四海所服。雖嗣上不綱，人望未改，羨之中才塞士，亮布衣諸生，受寄崇重，未容遽敢背德。畏廬陵嚴斷將來，必不容以殿下寬慈。越次奉迎，冀以見德。悠悠之論，殆必不然。又此五人同功並位，孰肯相讓？就懷不軌，勢必不行。廢主若存，慮其將來受禍，致此殺害，蓋由貪生過深，不過欲握權自固，以少主仰待耳。義隆曰：卿復欲爲宋冒邪？長史王曇首、南蠻校尉到彥之皆勸行。乃命華留鎮荊州，欲使彥之將兵前驅。彥之曰：「彼不反，便應朝服順流。若使有虞，此不足恃，更開嫌隙。」

之端非所以副遠邇之望也乃遣彥之鎮襄陽義隆以府州文武自衛臺官衆力不得近部伍參軍朱容子抱刀處舟戶外不解帶者累旬八月義隆至建康群臣迎拜于新亭徐美之問傅亮曰王可方誰亮曰晉文景以上人美之曰必能明我赤心亮曰不然義隆卽位是爲文帝復廬陵王先封迎其柩遂建康進美之司徒有司奏車駕依舊臨華林園聽訟詔曰政刑多所未悉可令先三公推訊乃以三華王曇首爲侍中竟陵王義宣鎮石頭元嘉二年美之與傅亮上表歸政三請乃許之美之乃遜位退還私第